

昨夜，你入夢來

「老頑固」給「小老頭」

昨夜，你入夢來，白衣短褲，一如在竹中的考場，而那是五十六年前的事了。三個交頭卷的小男孩，一個是李重寶 - 他舅舅跟我媽是朝陽的同學 - 另兩個是你和我。重寶介紹我們認識後，附小的你一聽我是民富國小的，吞不下棒賽輸球之恥就跟我歪纏起來。從門口到「鬥刀」(手刀)，竟然無視考場之神聖，從二樓打到了一樓。這場試，兩人都名落孫山。

不打不相識後，我們同考入了縣立一中，也成了虎頭山下新校舍的第一代。湊巧，兩人還都分在張懷仁老師的丙班。在那個義務教育不普遍的年代，同學間的年齡差距很大。我們兩個都是四歲就入小學，那年也才十歲。個子小，被分在第一排坐鄰座。你是空軍子弟，把我也帶進了飛行的夢境裏，什麼「雷霆」、「雷電」、P4Y、「軍刀機」的知識，你都是我的啟蒙師。課後，住在舉目無「朋」的法院宿舍裏的我，也常常跑去樹林頭眷區的你家。作白日夢，彈弓打鳥，球場鬥牛，玩彈珠、打「尢啊飄」，頭前溪邊戲水，和每年陰曆年在武陵東路樹林間的「鞭炮仗」，就編織了出了我們無憂的童年。也就是在這段時間，我們得了與年齡似乎不怎麼相襯的外號「老頑固」和「小老頭」。

初二，我因貪玩過度留了級。那年代，「留級生」是個恥辱的烙印。從前一起玩，一起去杜神父那裏補英文、聽道理的同學們，突然成了陌路。唯一對我不離不棄的是你。初中畢業後，你因沒考取省中，伯母以你尚年幼，命你留在一中重讀初三，隔年再考。這四年，我們一起從童稚進入了青少年期。

昨夜，你入夢來，背著書包，頂著平頭，穿著卡其衣褲，在風城的火車站。裝束樸實似高中生的你，其實已是大三的學生。接了你，我們漫步在小城的街頭，一文一武的兩個青年，交換著截然不同世界裏的生活經驗。別人的大學生活好像都是五彩繽紛的 - 舞會，社團，郊遊，「泡 Miss」...。而你的生活卻是張黑白相片，內容只有學習和當家教。五個孩子的軍人家庭，靠爸爸一人的收入，日子是夠拮据的。身兼幾處家教，為的是減輕家裏的負擔，「發零用錢給弟、妹們」，你若無其事地說。

送你登車北返後，回家的路上，我驚覺：十九歲的你，背竟有些駝了!

昨夜，你入夢來，穿著草綠野戰服，在一個叫做潮州的地方。大學畢業後，你在野戰部隊服預官役，當砲兵觀測官。一個星期假日，我從鳳山去看你。窩在那木板隔間，不到三席的小軍官寢室裏，我們聊了一整天的叔本華，尼采，「傳統下的獨白」，「一朵小白花」和交棒與接棒的問題。你也告訴我，打算去美國留學，正在申請有獎學金的學校。

幾個月後，接到你發自 Tucson 的郵簡，說：「在灰狗長途車上，迎著朝陽，不禁想起了那首叫 „House of the rising sun“ 的歌，頓感淒然」。

.....

你去美後，讀書，轉學，拿博士學位，就業，成家，生子(女)．．．，自有幾番冷暖。在那個交通和電訊都還不發達的年代，大家又都在忙事業，家庭，生活，信也通得越來越疏。等再見面，已是 1994 晚夏，我們都進入了五十歲。

在機場等你的時候，興奮中有緊張：幾十年不見，彼此的路走得南轅北轍，除了兒時的舊事外，我們還有共同語言嗎？正想著，出口一開，你和秀鸞神采奕奕地走過來。四目相投，軌道立刻接通。我知道剛才的遐想都是過慮了。十幾天的朝夕相處，如沐浴在陽光般的友情中。不記得曾否陪你們遊過古蹟名勝，但那多瑙運河邊的鐵馬並驅，兩人在院中打著赤背，斧鋸齊下地整那堆矮柏的情景，卻是常浮上心頭。

當年年底，我帶著牧群去 San Jose 「回拜」，認識了你的孩子意、卓，拜見了精神依舊抖擻的陳伯伯，在你家，你的弟妹家裏，輪番地過了幾次聖誕節。更難忘的是我們六人一輛露營車遠征 San Diego, LA 的種切。

.....

你去了東莞，主持開發、生產環保鋰電池的企業，秀鸞一舉龍鳳雙得，時間也跨進了西曆的第三個千年。我們見了好幾次，除了一次在維也納外，都是在台北。其間，承你好意，讓我的長子牧倫到你廠裏歷練了約一年。他在那裏學會的吃苦耐勞，成為他在西方職場最大的資產。

三年前那夜，你、重寶、愛亞、宗武四個附小同學，加上民富的我，在宗武台北的家裏暢談了一場。還記得你說：羨慕我們退休的日子，你也想在幾年後跟進。

今年九月十三日，在台北的演唱會上，我向大家介紹你這位最老的朋

友，說到你的職銜，你還糾正我說：「其實我已經半退休了」。老友：過退休的日子是須要學的。看看你「空中飛人」似的行程，你那有要退休的樣子啊?!

.....

昨晚秀鸞來電告訴我：你走了！

我放任著眼淚流下來：「為什麼是你？」

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!

不去送你了，因為你已無所在，無所不在。

再去 San Jose，會是去看秀鸞和你的孩子們。

你，my huckleburry friend，我會帶在我心中溫暖的一角，直到我們再見的那一刻。

.....

昨夜，你入夢來。

再聚是何夕？



1966年崇華(左)赴美前攝於重慶南路司法新村